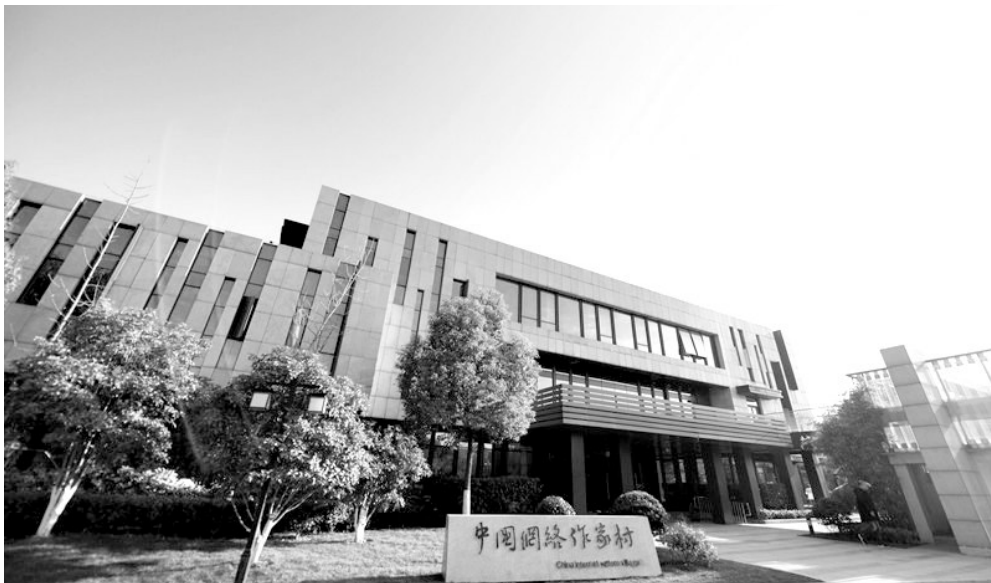


## 网络作家“入村”引忧虑

## 写作不是凑热闹 扎堆未必出佳作

网络作家一般给读者的刻板印象是宅男宅女，经常在夜深人静之时独自码字。然而最近有一群中国顶级的写手决定改变这一切，他们入驻了一个网络作家村，准备相互做邻居，经常串门。不过这样的一种改变，也引发了担忧——网络作家凑在一起能写出佳作吗？

青年报记者 郦亮



网文正逐渐成为未来重要的IP来源。

## 国内首次有了个网络作家村

这个作家村位于杭州的江边，据说风景不错。村里有5幢建筑，可以同时入驻5位网络作家，此外还有一些网络文学的展览空间。这原先是一些农舍，经过改建之后很受网络作家的欢迎。首批入驻的是唐家三少、月关、管平潮、蝴蝶蓝、猫腻，这些作者应该都是算是网络文学各个门类最顶尖的作家了。而匪我思存、辰东、沧月、少封等10多位网络作家都已决意入驻。这个网络作家村的组织架构还有模有样，还从作家中选一位“村长”，负责日常事务的管理。

根据协议，这些网络作家一年可以到作家村住上几个月进行写作。而这些作家基本上都是“大神级”写手，有一个庞大的团队，那这些团队也可以一并入驻。组织者显然想让作家村成为一个白天串门聊天，晚上码字声声的地方。说到底就是加强网络作家之间的交流。这一点也得到了入驻网络作家的认同。“网络作家有了一个集聚的平台，有利于互相学习和交流。”唐家三少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网络作家入驻“中国网络作家村”，彼此分享创作以及版权运营的经验、心得。

另一些网络作家则表示，平时大家都是在家里写作，网上交流居多，虽然很愿意在线下交流，但是机会不多，大家如果要聚在一起，最大的可

能性就是某一位作家结婚，那大家都会到场。而现在好了，大家可以随时随地见面，随时随地聊天，抬头低头都是朋友。

基于现在网络作家村的这种形态，已经有人开玩笑似的说，未来网上最热门的小说，可能都是在一个村子里写出来的，而作者和作者可能都是隔壁邻居。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联想，也是对于未来的美好期待。不过，事实果真如此吗？

## 作家村能让作家安心写作吗？

网络作家村的创意明显地是来自“画家村”。过去在很多大城市的城乡接合部有不少“画家村”，画家三五成群地在一个地方租了农民的房子，将那里作为自己的工作室。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北京通州的宋庄。宋庄现在已经成为画家群落的代名词。画家聚在一起作画，自然可以激发灵感，当然另一个目的是产生集聚效应，如果有藏家到村里买画，那完全可能为一个画家而去，最终带走很多画家的作品。就好比很多摊贩一定要聚在一起销售，才有人气。

后来就出现了各种“村”，有书法村、有戏剧村、有民间手工艺村，现在则出现了网络作家村。难怪有人笑称，现在的艺术家都愿意当“村民”。

这网络作家村虽然引起了作家们的赞誉，但也引起了不少反思。首先，喜欢习惯宅在家里写作的网络作

家是应该交流的，否则就变成了闭门造车。所以各地才会成立网络作家协会，为的就是提供一个平台。

但是作家写作和画家作画毕竟是不同的，作画的过程是可以公开展示的，有一些名画家可以在很多人的围观下进行示范绘画，人越多画越兴奋。但是写作从来都是作家一个人独自完成，如果有一帮人围在一起评头论足，那一定一个字也写不出。所以写作是公认的孤独的职业。一些优秀之作往往都是在作者最孤独、最困惑的时候写出来的。更何况，写作不存在需要集聚效应来卖作品，因为毕竟一部作品的好坏不是买家看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现在网络作家村显然打破了这份孤独。写作变得热闹起来，成为一件在朋友的关注下可以不断推进的事情。都这么写作了，写作会分心吗？网络作家们还能够在孤独的码字中进行思索吗？对此，一些读者表示担忧。现在，在传统文学界有一种小圈子的文化很受鄙夷。几个作家经常聚在一起喝酒聊天，商量如何在文学的事业上相互“提携”，而参加研讨会也都是这几张面孔，相互吹捧。看上去作家走近了，文学是热闹了，但其实根本就没有几部优秀之作写出来，难怪也有读者调侃作家入村只是让催更变得容易了。当然，希望这种文化不要侵蚀网络文学界，让网络作家安静地写作可能更好。

## 文化动态

## 林少华：不想再译渡边淳一了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著名翻译家林少华翻译的渡边淳一《失乐园》日前由青岛出版社推出。青年报记者就此对林少华作了一次专访。

读者熟识林少华是因为他翻译了村上春树的40多部作品，其中包括最近在热门剧《猎场》里被反复提及的那本《挪威的森林》。此次林少华转而翻译渡边淳一，也是因为阅历到了。“第一次翻译村上的作品时，自己刚过30岁，而在60岁左右才接触到《失乐园》。”他认为幸亏是在60岁，“如果二三十岁可能就不会翻译出渡边作品的精髓，而到了现在的年纪，有了丰厚的阅历，才会对其作品有深刻的体悟。”

但是翻译《失乐园》依然非常艰难。林少华对青年报记者说，村上春树的作品比较洋气，带点英国腔，而渡边淳一的作品较为传统厚重，因为他的医学背景，在很多文字的处理上非常冷静、克制。所以他翻译《失乐园》从来没有翻译村上作品那种风驰电掣快感，每个词都要反复拿捏，自己所剩不多的文思被如此“敲骨吸髓”，几乎压榨殆尽。在“林译本”之前，《失乐园》已经有了一些译本，“如果硬要我拙译的特色，那么或许可以说在进一步传达原作的文学性方面付出了小心翼翼的努力。”

虽然林译本《失乐园》出来后赞誉颇多，但是林少华还是对青年报记者说，他不准备再译渡边淳一了，不仅是因为两个月翻译《失乐园》的过程很艰难，而且因为渡边淳一对于人性的挖掘太深入，“有的人性是没有办法都展示给人看的。”

## 网络文化产业年会 “IP”发展由虚转实

12日在武汉举行的2017中国网络文化产业年会上，被炒了三年的IP仍然是每位演讲者嘴里的高频词。但多位业内人士认为，IP并非治病良药，2017年以来，IP行业趋向理性，虚假IP、傍大款的IP将难以生存。

IP原意为“知识所有权”的英文版缩写，如今已有了无限的外延，它可以是漫画作品、文学作品、原创短片，甚至只是一个概念。IP之所以受关注，是因为拥有庞大粉丝群的小说、游戏、漫画本身具有巨大的商业开发价值。

业内人士表示，优质IP的价值开发，推动了动漫的发展。2015年是中国IP产业的元年，也成为中国动漫产业逆袭的元年，接连出现了《大圣归来》《大鱼海棠》等高票房的动画电影。2016年以后，IP产业开始出现井喷之势，游戏公司开始购买IP。

阅文集团副总裁罗立说，“我们的评委是用户，所有作者其实都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我们永远都要培育市场，淘汰那些差的作者，留下那些真正优秀的作者。”

“整个IP正在进入下半场，IP的发展将由虚向实转化。”罗立介绍说，最近两年，描写现实题材的小说大受欢迎。

据新华社电

## “Follow Me 昆曲跟我学”走过10年

## 上海昆剧团深耕艺术教育结硕果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上海昆剧团有一个著名的艺术教育公益品牌“Follow Me 昆曲跟我学”。今年这堂在戏曲普及领域名气很响的公开课迎来了10周年庆典。几天前，“Follow Me 昆曲跟我学”第十七期结业典礼暨开办十周年庆典活动在上海昆剧团俞振飞昆曲厅举行。结业典礼上，都市白领们以及尚在小学学龄的小朋友，彩扮起了《牡丹亭》杜丽娘、《玉簪记》潘必正，甚至还有以身段复杂著称的《白蛇传》白素贞，举手投足间十分认真，一招一式似模似样。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党委书记、总裁，上海昆剧团团长

谷好好等向十年来坚持学习的铁杆学员、为教学付出心血的教师团队颁发奖项。

“Follow Me 昆曲跟我学”的创办始于2007年秋季，项目前身是上海京昆艺术中心“Follow Me 京昆跟我学”昆曲时尚课堂。十年来吸引了大批青年人群走近传统昆曲艺术。最初昆曲班只有1个旦角班、10名学员、1名教师，历年受学员欢迎程度节节攀高，今年结业的这一期就有16个班、近200名学员（是第一期的10倍）、表演与演奏共5种课程、配备教师15名，十年来学员累计达1322人次。

上昆都是派出最优秀的演员来

担任“Follow Me 昆曲跟我学”的老师，昆曲班的教师团队利用业余时间，研制教案、开展教学，并且长期坚持，也收获了固定的“粉丝后援会”。观众学员因为欣赏昆曲而喜爱演员，又因为喜爱演员、演奏员而学习昆曲，更进一步了解这门艺术，从门外走入门内，然后再向身边更多的亲朋好友普及昆曲艺术，将对一门艺术的喜爱辐射于更广泛的人群。

今年10月，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公布了65个“非遗保护工作优秀实践案例”，“Follow Me 昆曲跟我学”榜上有名。应该说，这堂开了10年的课为如何传承非遗文化，向全国院团作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